

■艺海钩沉

用优秀戏剧作品展现中国军人的风采

——写在总政话剧团成立60周年之际



我是60年来总政话剧团的一名忠实观众。想到总政话剧团60年来的辉煌经历,不禁感慨万千。想起总政话剧团演出的许多使我感动、使我激动、使我热血沸腾的戏剧,想到这些戏剧的作者、导演、演员和舞台美术工作者,他们许多是和我共同经历过战争岁月的战友,而他们中许多人已不在人世,使我思念不已。《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是总政话剧团成立后最早演出的反映抗日战争艰苦年代军队和人民血肉关系的戏剧,作者傅铎同志是抗日战争题材戏剧写得最多、最成功的剧作家。此剧的导演丁里同志是久负盛名的老艺术家,是我的老师和老领导。之后继而演出了反映红军长征艰苦历程的话剧《万水千山》,此剧演出最多,影响最大,它的作者和导演是参加过长征的老戏剧家陈其通同志。这两出戏是总政话剧团的奠基之作,也是我军军事题材戏剧的代表作品。剧中人物的扮演者,如《冲》剧中同志钢的扮演者今欣同志、李大娘的扮演者陈立中同志、凤霞嫂的扮演者李雪红同志,歪脖子李的扮演者刘季云同志、《万》剧中教导员的扮演者蓝马同志、营长的扮演者冯光辉同志、副营长的扮演者梁玉儒同志,包括演俘虏兵的李维新同志,他们的舞台形象使我至今难忘。

联想起我军话剧走过的历程。近30多年来,使我最感到振奋的是我党我军领导人形象终于登上了戏剧舞台。总政话剧团创作演出了话剧《东进!东进!》《贺龙前传》《一代英豪》《朱德军长》《决战淮海》《中国1949》,直到话剧《李大钊》《圣地之光》和深受观众欢迎的政论体话剧《毛泽东在西柏

坡的畅想》。我军辉煌的历史与我军领导人的活动无法分开,领袖人物的形象进入戏剧,使我们能更加深刻地感受和认识我军的历史,感受和认识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感受我党我军的力量源泉。《决战淮海》中描写了陈总和推小车运军粮的烈属婆媳的谈话,《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中写了为战争献出几个儿子的梁大娘,写了毛主席给梁大娘祝寿和梁大娘给毛主席送行,这些场景使我们感受到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

总政话剧团新时期以来创作演出的戏剧,除了以我党我军的历史给人以鼓舞,同时也关注着和平环境下我军经受新的考验。《原子弹与爱情》写了国防科研战线英模人物的豪情。《天边有一簇圣火》《老兵骆驼》等剧描写了我军现代化建设中对知识化的要求,使许多在原来岗位上劳苦功高的同志不得不离开的痛苦经历。《冰山情》等剧则描写了我军边防艰苦岗位与城市生活的反差对军人家庭的考验,歌颂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军人的牺牲奉献精神。《洗礼》《士兵们》等以抢险救灾为背景的戏剧描写了军人的战斗意志和经受的考验无异于参加一场战争。《女兵连来了个男家属》《绿荫里的红塑料桶》则描绘了新一代军人的精神风貌和斗争生活的绚丽色彩。总政话剧团的小品创作受到国内外观众的一致赞誉,多位知名演员成为广大观众喜爱的明星。

近年来,总政话剧团出现了几部受到国内外广泛赞誉的话剧。其一为《黄土谣》,描写了改革开放以来一个农村家庭的经历。作为共产党员的军人和他的作为老支书的父亲,通过“还债”,出现了家

庭成员间人生观、价值观的思想交锋,深刻揭示了共产党员时代责任的重大主题。另一部受到广泛赞誉的话剧《生命档案》,则通过档案工作这个平凡岗位,描写了为我们今天安定、温饱、尊严的生活做出了生命的无数先烈,描写了为先烈们应得到的烈士名分而不辞辛劳忘我工作的档案工作者刘义权同志。还有一部话剧《这是最后的斗争》,通过一个离休老军人的家庭中出现的矛盾,塑造了老军人何光明和他的在不同岗位上的几个儿女的典型形象,展示了反腐倡廉斗争的艰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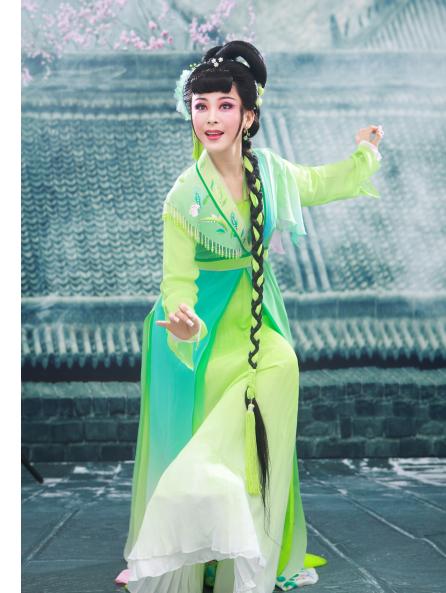
上述这些戏剧中所塑造的许多典型人物和展现的许多历史和现实的图景,在广大观众面前已形成一幅展示中国军人风采的壮丽画卷。这使我想起我国话剧走过的100多年历程。我国今天的话剧已经和刚传进中国来那时的话剧很不一样了。由于他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相结合,发展演化中已逐渐形成了许多中国特色,其中包括孕育了我国的军旅戏剧这一特色。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话剧有专门描写军队、专门描写军人生活;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的军队编有专为军队建设服务的话剧团体。军旅戏剧就其方向、就其人物来说是我国所独有的。今天,它已成为我国戏剧百花园中具有自己特色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总政话剧团是目前我军唯一在编的话剧团,它60年来丰硕的艺术成果,和在党中央、中央军委、总政领导关怀下培养出来的各类人才,包括剧作家、导演艺术家、表演艺术家、舞美艺术家,他们的辉煌成就,可视为我军整个军旅戏剧的缩影。

■评点

缘尽情愈浓

——浅说新编锡剧《一盅缘》

□欧阳逸冰



如果说杜丽娘为追寻梦中的爱情而“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纵情于生死往还,终究完成了“情”的归宿,自己做主结为夫妻,使情纵而有缘,那么,植根于河阳山歌沃土之中的新编锡剧《一盅缘》却在循迹《牡丹亭》之后而另有所见——缘尽情愈浓。

作为汉民族文学宝库之一的河阳山歌,其中有一首长达6448行的《圣关还魂》深受听众的喜爱:“今朝来把圣关唱,大男小女喜欢乐,隔河小奴正标致,听了山歌忘了娘。”这便是《一盅缘》的原始素材。青年剧作家罗周慧眼独具,运用戏剧思维从这首传唱千年的叙事民歌里大胆取舍,精心提炼,巧妙建构出一部柔美与奇峻兼容、老辣与清新并蓄、逼真与魔幻交替、守望与奔弃应对的新编戏剧。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一盅缘》之“还魂”与《圣关还魂》之“还魂”迥然不同,全剧倾力尝试对“还魂”二字作出别样的解读——

在河阳山歌《圣关还魂》里,林六姐对赵圣关矢志不移的爱情力量感动了上天的神仙,地界的官府,使赵圣关死而复生,与林六姐终成眷属。“神仙一开此爱河,人间从此不断私情路”,这首民歌乐观地宣示:爱情战胜了礼教的束缚,甚至战胜了死亡。这不仅是对渴求爱情的人们的心灵慰藉,更是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热烈的梦想。

而锡剧《一盅缘》运思笔端的则是淋漓尽致地刻画女主人公林六娘(即民歌中的林六姐)的“情”:炽烈的爱情,执著的真情,忠贞的苦情,无缘的深情。她从在江边茶棚第一眼见到赵圣关起,爱情就犹如烈火在燃烧。别后的赵圣关忍不住相思煎熬,却又难违父命,身患沉疴。林六娘不顾世俗偏见,勇闯赵府华堂,担当起为赵圣关祛病救命而拜遍吴山十庙的重任。她寻遍山庙,跪拜、叩首、道情、揶揄、乞求、祈愿……她心中爱情的烈火燃烧得奇彩绽放,令人惊叹这小女子竟能樱口漱玉,字如珠玑,话锋锐利,惊人感人。由于情急意切,她甚至敢于指点诸神,数落他们各自的隐衷秘情。然而,第十座庙(月老庙)虽视若咫尺,却遥不可及,她绝望了,“赵郎啊,今日吴山为奴冢,你与奴奈何桥上饮交盅”。拜庙祛病落空,赵圣关宁肯跳入沸腾的奈河经受煎熬,也不愿饮下孟婆汤忘掉与林六娘的爱情。林六娘不忍看着赵圣关承受无尽的煎熬,为换取他脱离苦难,重获新生,自己毅然喝下了忘情的孟婆汤。至此,林六娘全身心燃烧的爱情之火似乎熄灭了。然而,就在此时,更加神采奕奕的赵圣关重现人间了,他那耀眼的生命活力,不正是林六娘灼灼的爱情之光在闪烁吗?

如果说那个民歌《圣关还魂》之“还魂”意在心灵的慰藉,描绘出自信的乐观的梦想,那么,这个《一盅缘》之“还魂”则另图新解,更加意味深长。或许不能做简单的解读,说这个“还魂”宣示了爱情的含义在于放弃。林六娘“放弃”现时的情爱是为了换回恋人的重生,而恋人的重生正标示着那曾经石破天惊的爱情并没有消亡,正在与生命共存。那么,她放弃的只是对情爱的一己享受,赢得的却是爱对死的胜利。“世能厄于彼,而不能不纵之于此。”

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一盅缘》——

“缘尽情愈浓”,正是该剧对生活的发现。在林六娘与赵圣关的生死之恋中,我们突然惊讶地发现“情”与“缘”离奇的吻合与相悖。一盅春茶为缘起,一盅孟汤为缘尽,缘起则情生,缘尽却情恒。全剧咏叹不尽的是这个“情”字,它让人生变得那么甜蜜,又那么痛苦;那么温馨,又那么残酷;那么美妙,又那么诡谲。该剧不以讲述完整的爱情故事为目的,也不仅仅是为歌唱爱情的美好,最重要的是,它会让人们反复思索,思辨:爱情究竟是什么?

林六娘的故事或可让我们悟到:爱情因痛苦而弥坚,爱情因牺牲而崇高,爱情因无缘而永恒。

因此,我们赞许剧本借黑白无常之口说林六娘与赵圣关是继孟姜女与范杞良,祝英台与梁山伯之后的第三次转世——不变的是弥坚的崇高的永恒的爱情。在《一盅缘》的戏剧架构中,不容忽视的是黑白无常的设置。如果没有这两个人物形象,该剧的含蕴,意趣,风格,形态的追求就不可能实现。

当然,《一盅缘》也有草率之处,譬如,既已设置林六娘、赵圣关是孟姜女、范杞良、梁山伯、祝英台的转世,又何必莫名其妙地给这对恋人再设计出王母娘娘的瑶池女和玉皇大帝的灵霄童的“高贵出身”呢?着实落入俗套。

但是瑕不掩瑜,《一盅缘》的出现之所以令人惊喜,让人爱看,最重要的是它充分汲取了古老民歌的丰厚营养,步《牡丹亭》之后尘,体现汤显祖的“贵生说”:“知天下之生皆当尊重也”,尊重生命,尊重爱情,在诡谲的人情世态中发现独特的心灵曲径,开掘出情缘的真谛,描画出真情的瑰丽。

所有看过《一盅缘》演出的,无不对女主人公林六娘的饰演者董虹赞叹不已,仿佛董虹生来就是为了演林六娘的——她把这个清纯、多情、狡黠、娇俏的林六娘从茶棚少女演到勇闯华堂的无畏村姑;再演到叩拜十庙,指天问地,数点神圣的刚烈女子;最终将林六娘塑造成为恋人而敢于救生、敢于担当、敢于牺牲的悲怆女性。

■新作点评

“本世纪最伟大的与最好的人,总是顽强地工作的,总是以个人主动的创作精神工作的人——在绘画方面与文学方面都是这样。”1885年11月,梵高旅居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他在给弟弟提奥的信中盛赞了巴尔扎克、左拉、龚古尔兄弟投身文学创作的执著精神,并以此激励自己的创作意志,期待“有出头的日子”。然而,除了生前仅仅卖出一幅画外,他一生都在颠沛流离、贫困交加、不断遭受排挤的冷嘲热讽中度过。生前寂寞潦倒与死后大放异彩形成的强烈反差,使梵高传奇般的人生带有太多可供解读和探索的空间,这正是不同文艺形式热衷于阐释梵高的奥秘所在。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每个人心中的“梵高情结”,又使其成为一个很难被陌生化的人物。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选择梵高,难度可想而知。

实际上,直至演出之前,笔者还对把梵高的人生搬上舞台的做法心存疑惑:它会不会变成一部单调乏味的人物自传;会不会把梵高的形象“中国化”;会不会用梵高的绘画填满整个舞台,弥补戏份的不足。从演出效果看,这部由吴文震编剧、任鸣执导的小剧场话剧《燃烧的梵高》无论从剧本还是舞台呈现,都经受住了考验,让一个真实可感、有血有肉的梵高形象在舞台上立了起来。在世界美术史上,梵高的作品是不朽的、璀璨的、引领一个时代的,那么,走上戏剧舞台的梵高会呈现怎样的人生图景和精神蕴涵?又将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审美体验和美学经验呢?

该剧采用人物传记类舞合作品惯常的线性叙事方式,截取梵高1879年至1890年的人生经历加以展现。这种叙事选择与欧文·斯通的《渴望生活:梵高传》的叙事策略相一致。因为在有限的资料中,《梵高传》与梵高给提奥的书信一起构成了后人通往梵高艺术世界和精神空间的大门。该剧的创作基础也正如此。一方面,创作者最大限度地展现了梵高最后10年的所做所思,揭示了梵高作为“艺术家”的艰辛、痛苦和极致化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又对其艺术人生进行了高度提炼,使这种极致化状态具有舞台上的典型性、审美性,乃至当下性,进而完成从人物叙事向形象塑造的过渡。

“流浪者”是剧中梵高呈现的第一重形象。全剧按照时间顺序进行了6次地理空间的转换,从比利时南部矿区到荷兰海牙,从法国巴黎到普罗旺斯的阿尔镇,从圣雷米精神病院到奥维尔。没有重复的场景、没有重复的地点,它们通过梵高的书信连接在一起,虽然看似毫无关联,但却呈现了梵高艺术生命不断递进的过程。梵高居无定所,终身贫困,流浪、栖居是他最主要的生活。人们走近梵高,也正是从他流浪者的生活开始的。沿着这一形象深入,在不同的场景中,梵高的爱情、友情、兄弟情等一一呈现。然而,在梵高纯粹的精神世界里,除了手足情深的提奥外,没有一个人理解他、包容他、同情他,他被他努力去爱的人孤立了:面对严峻的现实生活,他与西恩的爱情变得狼狈不堪,在神圣的艺术与肤浅的庸俗之间,他宁愿选择了前者:他渴望同高更彼此坦诚相待,但艺术观念、生活理念上的巨大差异,让他们的“友谊从来就没有平等过”,最终分道扬镳。梵高是纯粹的人,他热爱生活、渴望生活,为心中的太阳而歌,但现实生活回馈他的却是孤独。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独立的色彩王国中,与火焰般的向日葵、神秘旋转的星空、金黄深邃的麦浪为伴,于是,“孤独者”便成为梵高的第二重形象。

或许梵高经历太深入人心了,正如“一千个人心中有一个梵高雷特”,每个人心中都有他所理解、认识的梵高。期望该剧能提供一个人人都认同的梵高并不现实,那么,创作者究竟想从梵高身上传递何种信息?其实,细细回味剧中每一次精巧的情节设计,就会发现,创作者用四重形象构建起的梵高并不是人物传记的普及“翻版”,而是与观众进行的一次有关生活、艺术、生命关系的探讨。它在传递一种艺术精神、艺术态度、艺术理想,更在表达一种艺术忧患、艺术危机、艺术风险,揭示艺术与他者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贯穿在梵高的个体境遇和人际交往的各个环节,概括起来就是如何看待艺术与商品、艺术与人格、艺术与信仰、艺术与生存、艺术与永恒的关系。这些关系不仅是像梵高一样生活于19世纪中后期的艺术家们需要面对的,对当下的艺术创作依旧具有启示意义。梵高以不妥协、不媚俗的姿态将自己置于“紧张”之中,用短暂、贫困、孤独、痛苦的生命换回了艺术上的不朽和永恒,这样的人生是不可复制的,但是他身处逆境,依然能用笔去激活生命、真诚表达自我、自由释放天性的艺术追求和支撑起这种人生的意志、品格却是值得一代代艺术创作者不断传承的。这或许正是“梵高”这一形象重生于今天话剧舞台的诀别。

或许梵高经历太深入人心了,正如“一千个人心中有一个梵高雷特”,每个人心中都有他所理解、认识的梵高。期望该剧能提供一个人人都认同的梵高并不现实,那么,创作者究竟想从梵高身上传递何种信息?

其实,细细回味剧中每一次精巧的情节设计,就会发现,创作者用四重形象构建起的梵高并不是人物传记的普及“翻版”,而是与观众进行的一次有关生活、艺术、生命关系的探讨。它在传递一种艺术精神、艺术态度、艺术理想,更在表达一种艺术忧患、艺术危机、艺术风险,揭示艺术与他者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贯穿在梵高的个体境遇和人际交往的各个环节,概括起来就是如何看待艺术与商品、艺术与人格、艺术与信仰、艺术与生存、艺术与永恒的关系。这些关系不仅是像梵高一样生活于19世纪中后期的艺术家们需要面对的,对当下的艺术创作依旧具有启示意义。梵高以不妥协、不媚俗的姿态将自己置于“紧张”之中,用短暂、贫困、孤独、痛苦的生命换回了艺术上的不朽和永恒,这样的人生是不可复制的,但是他身处逆境,依然能用笔去激活生命、真诚表达自我、自由释放天性的艺术追求和支撑起这种人生的意志、品格却是值得一代代艺术创作者不断传承的。这或许正是“梵高”这一形象重生于今天话剧舞台的诀别。

“我把自己的心灵和魂魄融入了绘画,结果丧失了理智。”在经历了割耳式的自残后,恐惧、敏感、偏执等不同情绪相互叠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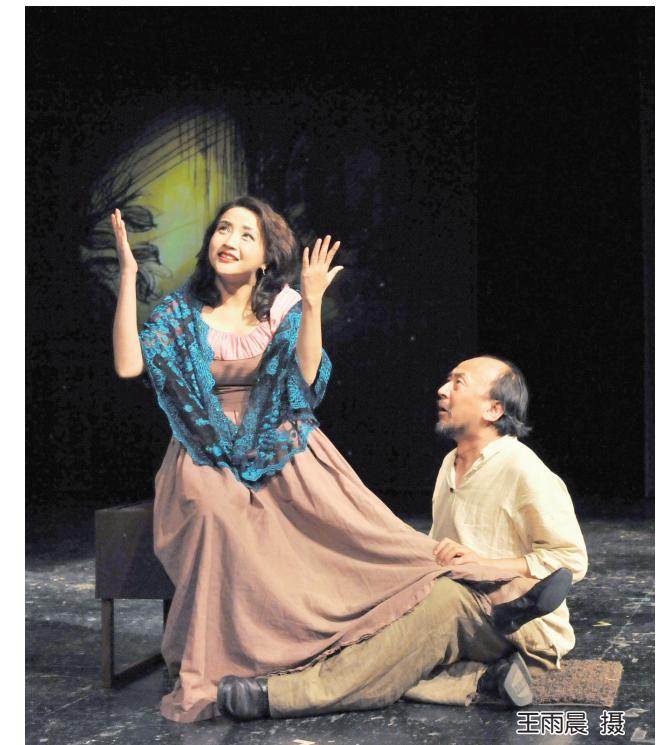
“随心、随性、随意听古典 漫步经典音乐会再度启航”

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国家大剧院共同主办,国家大剧院、北京市广播电影电视局、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承办的2013漫步经典音乐会7月23日至28日将再度启航。本届漫步经典邀请到了BBC音乐会管弦乐团、北京交响乐团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三支中外知名演奏团体,将为观众呈现6个不同主题的缤纷夜晚。其中,作为开幕演出的英国BBC音乐会管弦乐团将由英国皇家芭蕾舞团音乐总监巴里·沃兹沃斯亲自执棒,英国大提琴家尼尔·阿兰·韦伯、维纳国家歌剧院驻院歌手纳福尼·卡什也将重磅加盟。两场音乐会中,《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绿袖幻想曲》《匈牙利狂想曲》《月亮颂》等20余首古典精华篇章将集中呈现,带观众一同体验原装英版的传统与时尚。接下来北京交响乐团将带来的“中西合璧”的音乐盛宴。

(徐健)

四重形象构建起的梵高

□徐健



人在对话,实则是自问自答,这里有梵高一生的渴望:“我是一个卑微得不能再卑微的人了,我多么渴望有人说一句赞美我的话呀。”有他一生的疑惑:“失败,它像恶魔一样死死地缠着我。”更有他一生的信仰:“请帮我拿起那支笔,我要用它画出我生命的最后一笔。”这是一个渴望生活的灵魂对世界的诀别。

或许梵高经历太深入人心了,正如“一千个人心中有一个梵高雷特”,每个人心中都有他所理解、认识的梵高。期望该剧能提供一个人人都认同的梵高并不现实,那么,创作者究竟想从梵高身上传递何种信息?其实,细细回味剧中每一次精巧的情节设计,就会发现,创作者用四重形象构建起的梵高并不是人物传记的普及“翻版”,而是与观众进行的一次有关生活、艺术、生命关系的探讨。它在传递一种艺术精神、艺术态度、艺术理想,更在表达一种艺术忧患、艺术危机、艺术风险,揭示艺术与他者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贯穿在梵高的个体境遇和人际交往的各个环节,概括起来就是如何看待艺术与商品、艺术与人格、艺术与信仰、艺术与生存、艺术与永恒的关系。这些关系不仅是像梵高一样生活于19世纪中后期的艺术家们需要面对的,对当下的艺术创作依旧具有启示意义。梵高以不妥协、不媚俗的姿态将自己置于“紧张”之中,用短暂、贫困、孤独、痛苦的生命换回了艺术上的不朽和永恒,这样的人生是不可复制的,但是他身处逆境,依然能用笔去激活生命、真诚表达自我、自由释放天性的艺术追求和支撑起这种人生的意志、品格却是值得一代代艺术创作者不断传承的。这或许正是“梵高”这一形象重生于今天话剧舞台的文化价值。

漫步经典音乐会是国家大剧院每年暑期献上的一份消夏音乐大礼,自2009年举办以来,以独具匠心的曲目策划、轻松活泼的音乐会风格,形成了北京独具特色的夏日音乐品牌。据介绍,今年的漫步经典将依旧保持以往大体量、多平台、全方位的实况直播规模。届时,位于北京王府井工美大厦、世贸天阶等地的7块广场大屏幕以及各媒体将同时对音乐会进行“现场直播”。“让更多的观众都能随心、随性、随意欣赏到古典音乐,正是我们举办这项活动的目的所在。”国家大剧院演出部常务副部长任小珑说。

(徐健)